

宋書

四十二

宋書

臣沈

約

新撰

殷孝祖

劉勔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
 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
 末為奉朝請負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
 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入為積射將軍大明初
 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刺史顏師伯節

弘治二年

宋書傳四一六

一 鑑在

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
 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為
 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
 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為盱眙太守
 將軍如故還為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
 平東平二郡太守 遷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
 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
 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
 穎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

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海陵。詔簡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決反夷山前。更造天地未足，爲言國亂朝

危，宜止。長公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泰平之隆，非且則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何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以難立。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三以氣節成名。若便能控濟義勇，

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

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精疆土，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棄妻

去，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

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內外，凡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捨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宴進孝祖號

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士，遣向虎監拒對南賊。即仗先有諸葛亮簪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

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進使持節都督兗州青冀幽四州諸軍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

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

宋書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六

死時年五十二追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秭歸縣侯食邑千戶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謚曰忠侯孝祖子悉為薛安都所殺以從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劭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林邑遇疾卒劭少有志

節兼好文義家貧為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為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錫遣劭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

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嘗請開廣
廣州爲亂勳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
慤又命爲軍府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自外散
騎侍郎孝建初 反叛宗慤以勳行寧朔將
軍湘東內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爲晉
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
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
逆勳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寧朔封金戈縣五
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閤先是遣費沈
伐陳檀不克乃以勳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
太守勳旣至率軍進討隨宜前羽定人致名馬并
獻珊瑚連理樹上 甚悅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
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即位起爲振武
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閤太宗即位加寧朔將軍
校尉如故江州 晉安王子勳爲逆四方響
應勳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
山會豫州刺史仇瑛反叛徵勳還都假輔國將
軍率衆討瑛甲仗二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

宋傳四十六

四

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
叔寶於橫塘事在琰傳除輔國將軍山陽王休
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
固守自始春至千 公薛道標龐孟蚪並向壽
陽勛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
眾所依將軍王廣之來勛所自乘馬諸將帥並
忿廣之叨冒勛以法裁之勛歡笑即時解馬
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
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
弘治四年
宋書傳四十六
五
監生
劉子英

降勛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
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改督益
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
不拜還京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
千戶琰初求救索虜虜大衆屯據汝南太始三
年以勛為征虜 督西討前鋒諸軍事假節
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竒珍據汝南與琰為
逆琰降因據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
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

景遠與軍主楊文長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
不宗言其効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舍
三縣男食邑三百戶以文長代五例改陰太守除勅
上衛將軍仍以
持節都督豫司二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是以四年除侍中領
羽林軍以討又不受進號左將軍其年缺遣汝陽
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勅遣龍驤將
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衆散焉取虜子都公關
于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六一兩於汝陽臺

宋傳四十六

六

京水上結營元德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
陽臺即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
十級勅又使司徒參軍孫壹壹督七陽以西
營日虜寇義陽臺壹大破之虜主真比豫州租有
車二千兩勅招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
燒米穀淮西人元友上書六宗勸北攻懸瓠
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以其所
陳示勸使具必亦答勸對曰元友八稱虜主幼弱茲
偽競起內外規亂天三有期臣以為獯醜侵縱

陳留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兵革軍失耕今
在運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滅虜未
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
人數年資儲臣為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

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既理不容有
惡事難辦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
先據若不口口恃此不須俱是攻城便應先圖

懸瓠何更越先取郾以受腹背之災且千餘
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為糧是威不制民民

宋傳四十一

非異言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

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為開立驛道據守堅

城觀其形候不似感弱可乘之機恐為難驗元

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

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為垣式寶等受國重

恩今猶驅略車翻還就賊蓋是德本之情

深非報怨之旨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救荆雍

兩州遣二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郾

城臣又以為郾城是賊驛路要成且經蠻接嶮

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
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剋捷不知足南抗
懸心瓠北捍長社與下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
而今使官以千夫共資運於事為難元友又
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為張景遠所挫不敢
渡淮臣又以為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遂遣
救援方得少剋今定是為賊所畏不景遠前所
挫傷我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
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
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恭王景直等
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教命臣
以為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
廷誓言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即逃遁殊類豈獨
豈易聞期兼王景直是一二命部曲不過數十
人既不可言又未 尙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
友又云四郡恨忿山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
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
是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

傳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勸啓徧示朝臣自尚書
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上曰巴陵
是平二三逆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甲
其所請勸經始以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
彷彿牛車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
為侍中其年南兗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勸
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青冀關五州諸軍事平
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
軍號許之以為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

二下

三

四

五

齊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
史汝南新蔡縣侯食邑千戶趙越韓國將軍北
豫州刺史潁川汝陽關亭三郡太守安陽縣男
武賁韓國將軍陳高領二郡太守真陽縣男食
邑三百戶珍奇為虜所攻引軍南出虜追擊破
珍奇走依山三壽陽趙越武賁為人所殺
二年汝陰太守楊文美又頻破虜於荆亭及成
二詔進勳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
三年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勳以世路糾紛有

傳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勔啓徧示朝臣自尚書
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上曰巴陵
是平二三近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申
其所請勔經始以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
彷彿立甲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
為侍中其年南兖州刺史齊王以鎮淮陰以勔
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冀關五州諸軍事平
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
軍號許之以為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

二丁

卷之六

十一

三

宗節太宗臨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
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
初月犯古執恣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
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灾眚必及
天道密微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三京
已加勔使持節置佐史鎮扞石頭既而賊
衆屯朱雀航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
賊已至急信召勔勔至命閉航道隆不聽催勔
度航進戰平所領於析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

三十九事... 曰夫... 是... 惟... 人... 其... 等... 亦... 金... 石... 宮... 廟... 自... 非... 誠... 洞... 情... 靈... 理... 感... 生... 極... 豈... 有... 衛... 主... 合... 命... 王... 朝... 者... 哉... 故... 持... 節... 鎮... 軍... 將... 軍... 守... 言... 右... 僕... 射... 中... 早... 鄱... 陽... 縣... 開... 國... 侯... 勳... 忠... 懷... 亮... 業... 淹... 明... 弘... 勳... 樹... 績... 譽... 洽... 華... 夷... 綱... 繆... 顯... 記... 異... 關... 屯... 夷... 方... 倚... 謀... 猷... 聖... 康... 帝... 道... 逆... 善... 身... 禍... 逼... 憂... 司... 授... 符... 蓋... 旅... 奉... 律... 行... 師... 身... 與... 事... 滅... 名... 隨... 孫... 遂... 威... 用... 傷... 悼... 震... 傷... 丁... 厥... 心... 昔... 王... 允... 素... 誠... 下... 壹... 峻... 節... 以... 風... 桂... 德... 歸... 茂... 先... 軌... 泉... 途... 就... 永... 寬... 逝... 無... 定... 思... 崇... 徽... 策... 式... 光... 特... 史... 可... 贈... 散... 騎... 常... 侍... 司... 空... 本... 官... 侯... 如... 故... 諡... 曰... 忠... 昭... 公... 子... 俊... 嗣... 順... 帝... 昇... 明... 永... 為... 貴... 刺... 刺... 史... 齊... 受... 禪... 國... 除... 勳... 第... 數... 大... 始... 中... 為... 軍... 將... 軍... 交... 州... 刺... 史... 於... 道... 遇... 病... 卒... 先... 有... 都... 鄉... 侯... 諡... 曰... 質... 侯...

宋書列傳四十六

十一

吏臣曰吳漢平... 城內流血零蹠而其後無... 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為... 上國劉劭克壽春... 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

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列傳第四十六

宋書八十六

宋傳四十六

十三

臣沈 約 新撰

蕭惠開

嚴陵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恩詔子也初名慧
開後改慧為恩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
而居單薄素初為祕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
開意運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
光祿大夫南郡劉成進之曰汝恩戚家子官惠

開意運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

一

將迎時俗無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
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恩開曰人間宜相輯和
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氣見作凡人書龍未成
故遂至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
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郎始與王濬
從北齊主簿南 治中從事史從汝陰王友
又為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
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
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孝之

任過其隆恩開不為之屈偃怒使門下批
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
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嘗不
不敢參議竊見 如將軍徐沖之為偃命所
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
使人靡二情便訶齊主者乎定文業劉落臣議
事或已辭難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恐是頗及
及致茲差濫則臣之受劾豈何足悲但不願侍
中臣有其學嘗而行之不知何過臣嘗之不允

宋書卷之七

二

未有彈科者心揆天予知在宥臣不能謝後右
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系保
拙松庭時偃竈方隆由此特旨別教有司以屬
疾多免意開官思語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
常以其峻異無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自歎
曰見子不事與 以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
尋重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不事
凡為父起四寺南洋南阿下名曰禪岡寺由阿
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

備及士人說收特柯越嵩以為內地綏討蠻滿
開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為大功可立太宗即位
進號冠軍將軍又遷平西將軍改督為都督言
安王子勣反惠以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
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晉室並無不可但景
和雖晉本是世祖之嗣不在社稷其次猶多晉
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人便言其被蜀軍
云九江乃遣巴郡太守曹欣壽領二千人東下
為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敗欣壽敗沒陝口道

不復還夏意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吳

州又為氏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為治多在
刑誅蜀上歲懷猜怨及聞欣壽沒法度又不得
刑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並來圍城
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
出子勣尋立蜀人拉散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
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
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
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為東益州

使蜀具言朝旨惠其既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
不欲使王命遠達過留車馬不聽進惠其源
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
順城圍得解時太常惠開宗人寶首木路慮
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己更與說蜀人於是
惠處參起凡諸將數者一時還合衆助惠無可
文惠等與寶首言軍士上言成都以十三眾號
二一萬人惠聞欲遣使與之與在或曰文惠等
誠不為難但恐蜀人使至上言成都受而遣其相距
三

蜀書卷之七

何以自利本心惠謂曰今大國曰蜀表尊威
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忠則我之欲與蜀在
通使使若得道則誠心定矣乃使寶首
情使腹心二人奉書或之曰須臾復奪國使
焉說去遣求寶首太守蕭惠則別有言成業萬其
近境與戰大破之生會寶首囚於成都縣獄所
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
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
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

其制未得但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
其同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有
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
先劉瑀為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在所攜將
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
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
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
食其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
示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送於
行惠開先與與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身
為區慮與宗不能語已戒勅部下蔡會稽部
益心惜詞慎不得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
惠開自京口還舟中盛不知為誰遣人屢躬訊
問之曰有勅士以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
言者後為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
送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
得志寺內所任齊前有鄉同種花草甚美惠開悉
刈之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貴

乘壽百歲猶一為天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甚
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
守永年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獻嗣齊受禪國
論意開諸弟不睦重基復益州遂不相見
學自之亦著嫌隙云

殷子承業一也父道寧為衛陽三義李右軍
所知見遇與琅邪三景文相
守如者
軍事
新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
同
前信
七

盧志
今未部奔北琬琰皆有計數欲
廷
都邑事平坐繫尚方頃之被
部中令不拜臨煥王子頊為冠
引
方寸以琰為錄事參軍行郡事復

為
州別
太守戶曹屬丹楊丞尚書左丞少
馬行南豫州隨府轉右
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末
余黃門侍郎出為山陽王休祐右軍長
守休祐入朝琬仍行府州事太宗

秦始元年以休祐為荊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為
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勳反即以琰督豫司二
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並遣武將軍豫州刺史
以西汝陰太守龐遵為琰長史殿中將軍劉
順為司馬順勸琰同子勳琰亦累在京邑意欲奉
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並別陳南頓二郡太
守皇甫道烈道烈從弟前馬品太守景度前汝
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別駐陽令長庚李子
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智曲門義不為數人

三十四

史記列傳四十一

八

景

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大空一遣完從餘射柳
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兵
參軍鄭瑗說琰令還二人石即與叔寶合叔寶
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亦以外諸軍事並專之
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出以斷梁州獻馬得百
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走義斬天生傳首京邑
太宗嘉之以為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
百戶時綏戎將軍汝南初發少二郡太守周於起
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表顯遣信誘於司馬

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為信珍奇曰斬於送
貴諸顛顛以珍奇為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
遣贈珍本官以義陽內史龐孟蚪為司州刺史
領隨郡太守孟蚪不受命起兵同子勛子勛召
孟蚪出尋陽而以孟蚪子定光行義陽縣事太
宗知珍逼迫止人事不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
見前中書郎瑗為司徒右長史子邈為山陽三
沐在襄陽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為輔國將軍梁
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
一宋書卷之六十一

宋書卷之六十一

九

瑗即以叔寶為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
內弟分傳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盡豐厚二年正
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劭率寧朔將軍呂安國
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為諸軍總統時徐州刺史
薛安都亦據彭城反莫能生禽琰安都封二千戶
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劭進軍小峴初合
肥戍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寶安都奔子勛前守
承輔之據城歸順琰遣攻輔之輔之敗走琰以

南右軍參軍裴奉為南汝陰太守守之卒之歸順太
宗即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運亦率二百
人歸降太宗以為馬頭太守三月又遣寧朔
將軍劉懷珍段僧榮龍驤將軍姜婁產之馬步三
軍出討於義我軍主黃回募江西禁人千餘斬
于勳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為龍驤將軍
淮西人則奉朝請鄭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
走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為司州刺史
後唐寇進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

唐書卷四十七

十一

柳倫自唐道烈龐天生在寺馬步八千人東
陽三百里副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
道烈南日始至壘壘未立順欲擊之
倫遣諸軍並受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
倫之所遣順本早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之
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既而
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勳錄事參
軍王起前部賊曹參軍甄滄等五人委勳奔順
順因比出軍以勳順幢主樊僧被

驍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稍關餉整刺僧愛
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面力冠二軍車中並懼太
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闕志軍來會步兵校尉龐
沈之助裴季戎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說休祐
求起義兵休祐不許固執謂乃事之杖策單行至
安豐收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為遊兵珍奇所置
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
談又遣中兵參軍趙叔寶助之慈孫等為伯符
所敗並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為驍騎參軍叔寶

本謂臺軍值住歷陽不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
唯濟一月日糧既與勔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
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
精兵防送之勔聞之軍副台安國曰劉順精兵
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
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食亦
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
持久今唯有間道龍奔其車出彼不意若能刺
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為然乃以疲弱中營

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以與出二處後
始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止齋二日
長盡及寶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寸口
今獲米車六千石其不至者去不晚叔寶
以米車二千石相贈叔寶於外為遊軍糧主
還領五百人各別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
復於何處日統軍在後攻三二里間六五
丁何夏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西軍之子
精兵與之既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
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

法華復甲

十二

蔽野回等交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是不假
復擊追軍二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後叔寶果棄
米車奔走安國即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一千餘
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五月一日
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勸於是
方軌而進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勸與
諸軍分營城外黃回以淮水叔寶具遺馬步

三千欲破旂并柵斷小峴埭一四擊大破之焚其
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
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
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
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願止口情款猶有惻
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聖澤好生惡殺還
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因不敗近走拔草乞活
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怒所臨前無橫陳沉
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

言三

宋書列傳四十七

十三

長

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心榮貴何故苟困
士民自求壘廬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婦毒白
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棄有如教日上
又遣王道隆齋詔宥琰罪勅八與琰書曰昔景
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論穢誅誅杜塞遂殘毀
陵廟其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
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一匡予職存直
時日所備觀主上神機天發指庶克定橫流塗
一則太平扶危拯急貞宗終古而四方持

成此亦逆資奔所臨每從便簡足下以
肯信樂夙昭附次從違猶見少養賢兄長

并清列賢于參軍亦塞國網罟者進軍宛唐計
由劉順退衆閉城嘗時未了焉蒙朝恩謬克將
帥登承風素情有然然今皇威遠申三方變弱
勝敗之勢較然可覽三御史非至主上教驃騎
兼賢元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
曲膏可至於此且朝友方宣示大義雖新三道
何容操虛辱於古女矣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

文書列傳

山

譚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其或有二三弟忌屠
陷者便營策兵擊或完法極刑將悉責門無復
祭祀之主皆盡之等禮之望進謝忘臣退慙李
子名實兩喪設有終責款方吟白幸加研覽談
亦無反心事由力屈取嘗等有降意前後屢遣
送誠後而衆心恃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
多愆塞嬰城命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
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
事六月勛築長圍始合田益之率蠻衆萬餘人

景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尋陽廬江人起
義休祐遣員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
其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動羣盜規自廬江
掩襲歷陽悠之衆至退保譙城司徒建安王休
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標後一日方至
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相持七月龐孟蚪
至弋陽勸遣呂安國垣閔龍驤將軍陳顯達驃
騎參軍孟次陽拒之孟蚪軍副呂典壽與安國
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孟蚪於麥潭義軍

主陳朏又破之於汝水孟蚪走向壽陽義陽已
為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淮西
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為北豫州刺史八
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蚪敗立開
門出降勳因此又與談言曰柳倫來奔具相申
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默窮愁不
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
造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
矜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

摩孟軻又繼迹奔亡 胡困於錢溪表頭欲戰
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
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
無一二南憑表顛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
業志萬無一理方今國網踈略示舉宏維比日
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
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
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
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為其事

宋書卷四十一

二十一

書

况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壽者邪所以復
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為茂草兼傷貴門
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
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
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
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盡寧復多白薛
道標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合
肥勅遣許道蓮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黃回
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

縱之道撫率其黨薛元寶等攻合品。勳所遣諸軍夫卒爲道撫所陷。李文及武衛將軍棄慶祖力戰死之。勳馳遣垣閔摠統諸軍攻合品。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父弟季文。攻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寶曰。我乃信汝。恐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子勳。敗。問有傳者。即殺之。時玳子邈。東在京邑。繫建康。太宗送邈。與玳。令說南賊已平之間。自建康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爲宜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內之惑。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撫突圍。與十餘騎去。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乞降。慮不見納。文來救於索虜。太宗即以珍奇爲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僞帥張窮奇騎萬

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淮西
七縣民並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
降者太宗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
情沮喪琰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
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勸
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以還
之纖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師水聞城陷乃破
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武實尋復反叛授常
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戶
垣閔樂鄉縣侯孟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
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子食邑各
三百戶黃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送琰及偶
節還京都久之為王景文鎮南諮議參軍兼少
府奉豫元年除少府加給事中後廢帝元徽元
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雅靜素寡嗜欲謹
世舊事事兄甚謹亦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
圍積時為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
將軍蔡興宗曰云褚淵並與之友善云

臣沈約

新撰

薛安都

沈文秀

王道固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同姓有三千家父雀為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素老勇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河擊反胡曰龍子滅之留是為

宋書傳八十八

偽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總統其全尹元嘉二十一年秦虜主拓跋壽擊秦苻芮大敗安都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農會北地人蓋吳起兵遂連衡相應壽自率眾擊永宗滅其族進擊蓋吳安都料眾寡不敵率壯士辛靈度等奔弘農歸國太祖延見之求北河構扇河陝招聚義眾上許之給錦百疋雜繒三百疋復龍襄弘農虜營增成城不可古克蓋吳又死乃復還上谷世祖鎮襄陽板為塲武將軍北弘

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遥問薛公何處去
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
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
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復追呼之
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既入車因責讓
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
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
爲朝庭勲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
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

弘治四年

宋書傳四十八

三

監生王相

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
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都及
宓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歷
陽爽遣將鄭德立戍大峴德立使前鋒楊胡與
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
逆擊破之斬胡與及其軍副德立復使其司馬
梁嚴屯峴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
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
歷陽渡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內史四月魯

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

以大眾阻大峴

等討英安都軍副建武將

戰斬其偏帥幼緒佺叔引軍退還安都復還

陽太守張幼緒

歷陽臧質又不至世祖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

諸軍夾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

四月丙戌及英於小峴夾白與腹心壯騎斷後

譚金亮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英便躍馬大呼

三三謂之德乎而創左右並變新英之言英累世

之而反時人皆云則羽之無顏良不是過也進

三為英營邑五百戶前二戶時王玄謨距南

部王義宣藏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文軍賊

有木步營在蕪湖安都遣一將召與壽率數十

騎襲之賊眾驚亂斬首八百餘水死者甚眾義

宣遣將劉湛及譚攻玄世

使安都引騎出賊陣玄世

縱騎突之諸將宗進是朝

軍發蕪湖欲夾

歷賊陳素其隙

軍發蕪湖欲夾

會戰均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
堅安都橫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劉元儒
於艦中斬湛首轉太子左衛率大明元年虜向
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月遣安都領
馬軍北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竝受
徐州刺史申垣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盡
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河耀威而反時虜已去
垣求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當向左城左城去滑
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不宜分行至

弘治四年

宋書傳四八

五

監生
子與

東坊城遇任榛三騎討擒其一餘兩騎得走任榛
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
能遠追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垣繫尚方任榛
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
密難為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為民患安都明
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
虜將軍為太子左衛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前
廢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
為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加將軍兗州刺史景

和元年代襄陽三執督徐
豫州之梁郡

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
即位進號安北將

軍給鼓吹一部安都不受
舉兵同晉安王子

勳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為前軍將

軍直閭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太

宗即位以為左將軍直閭如故安都將為連遠

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

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月索兒

先出在晉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谷迷

宋書列傳第六

出據安都諸子以人馬席卷先奔青州刺史沈

文秀冀州刺史蕭道因裝皆同反文秀遣劉

之張靈慶崔僧徒三軍道因遣子景微傳靈越

領眾竝應安都張之等南出下邳靈越自太山

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城走義素

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司馬裴祖隆守下邳

城彌之等至下邳攻討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

瑛不同率所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

睢陵馳赴下邳彌之寺未戰潰山賊竝為索兒所

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勳
勳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
我勳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
濬抑其才用知河平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
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
智勇委公之能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
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寧無面求活勳壯
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曰一
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國將軍
山陽內史程天祚據郡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
歸順子勳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之
邛太守三煥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欵曰臣等隸
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
大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
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
率領所部東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
之死也臣等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
歸降太宗示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元

得兵勇頗衆

沈文秀字仲遠，兵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父勗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初爲郡主簿，功曹。文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爲東海王禧撫軍，行參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唐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先官加杖一百，尋復官。前廢帝即位，爲建安王休仁安撫。事參軍射擊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

卷之八

十

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守

守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也。

說慶之曰：主上在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既行，慶之衆爲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討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已定亂，驛驛駐之方興。

既至為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反叛六師以討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應及崔僧坦三軍赴朝庭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即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順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暉據琅邪清河廣川

太守王玄暉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

私治四年

宋書傳四十八

十一

監生 劉子與

乘民據臨濟城竝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

之為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

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

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

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

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為

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太宗遣

青州刺史明僧高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

軍伐文秀玄暉乘民僧高等竝進軍攻城每戰輒

如此者十餘矣始二年
向書度支郎崔元孫
敗見殺追贈寧朔將

軍冀州刺史上遣文秀公宗文炳詔之秀曰皇帝
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是
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
門時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邪何故背國
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卿獨

城何所歸奉且卿口在都兼有境莫想情

宋書列傳四十八

十二

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
即親為戎首一不加辜文炳所具卿獨何

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
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也亦
當矣卿墳壟既以謝齊士百姓亦以勞將士之
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辜即安未

先定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

人起義我新攻與文秀偃

與白曜率大衆援之

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文秀盡
於撫御將士咸為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掩
擊營砦若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軍其
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
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坦謀擊破之九月
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騎侍
郎黃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秀號
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戶虜青州
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為軍主高宗仁所破死

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竝不
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
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
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為虜所斷還不
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為虜所攻屢戰輒剋太宗
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為虜所陷文靜
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為之用命
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蟻虱五年正月二
十四日遂為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

軍所持節虜既入兵刃交至問曰
又丞相何在文秀乃厲聲曰身是因執
節前刺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
至曙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
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為設酒食饌
為軍中兵所殺死者甚眾太宗先遣
何遜為使言州文武亦為虜所殺
和 二年齊之永明四年病

序

道固字通之也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

也歸校尉之重也 年大明三年出為齊北

郡太守民然恭破古冢得玉璽道固檢得獻之

執繫恭入禁中太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

嘉王子仁立為司馬景和元年出為寧朔將軍

冀州刺史鎮廣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又

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即

遣道固本號為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

徽軍主簿靈越率眾赴安都既而為土人起義

所攻屢戰失利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
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
既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每進輒爲道固所
摧三年以爲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諸軍事前
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爲
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
去唯邾莒二臣書以殺人之目蓋重地也

勤王之略義關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

宋書列傳四十八

十五

通鑑

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此之謂乎

列傳第四十八

宋書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宋書八十九

袁粲

臣沈

約

新撰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
楊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伯
叔竝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
大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
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顛婚者伯父公

顛父曰顛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時愍孫在

弘治四年

宋列傳四十九

監生王相

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爲揚州從

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

祖伐逆轉記室參軍及即位除尚書吏部郎太

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竝於中

興寺八開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

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

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竝免官二年

起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爲輔

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

兗州事仍爲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
如故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五
縣子食邑五百戶事在顏師伯傳三年坐納山
陰民丁豕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尋爲西
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爲中庶子領左軍將軍
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復還
爲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
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

宴東宮慈孫勳顏師伯酒師伯不飲慈孫因

宋書四十九

二

義厚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慈孫以寒素

因此發怒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即位除

中丞不拜復爲吏部尚書永光元年徙右衛將

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爲侍中領驍騎新

軍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

東海太守慈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

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

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恬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風多疾性疎曠

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數
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
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
處帝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申沈冥
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
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
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
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
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

宋書卷四十九

三

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若

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

亦欲試飲此水懸孫幼慕荀彘倩之為人白世

祖求改名為榮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為榮

子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二十人入六

門其年從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戶固

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

書令又領丹陽卅六年上以景倩林園茅堂

易景倩為執經又知東宮事景倩命景倩射

太子詹事僕射如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
故坐前選武衛將軍江柳為江州刺史柳有罪
降為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祭與褚淵劉劭並受
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
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元序愆度
留重燿畧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眇未弘
政道圖罔尚繫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
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眾獄使冤訟
瘦弊昭蘇頌下州郡咸令無壅元徽元年丁

六三

宋書傳四十九

四

卷六

息苑并音垣今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備已
使相望祭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曰

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祭
秩更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
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祭慷慨謂
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
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
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
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

三司領司徒以揚州銀... 府固不肯移三年

尚書令衛軍開府如... 固辭服終乃受加此

中... 進爵為侯又不受... 祭與齊王褚淵劉秉入

且平... 漢萬機時謂之... 貴祭閑默寡言不肯當

事... 主書無律諸法或... 尚詠對之時立一意則眾

莫能... 改宅守平素器... 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

酌園... 庭以此自適居... 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

往來... 門無雜客及... 還嘗權四方輻湊閑

臥一... 無所接談客... 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

家書傳四十九

五

即位... 遷中書監司... 侍中如故時齊王居竟

故使... 祭鎮石頭祭... 系辭退每有朝命多不

逼切... 不得已然後... 乃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

有周... 旋人解望... 謂祭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

禍祭... 不答又給... 通憶車仗士五十人入殿

時齊... 王功高德... 天命有歸祭自以身受顧託

不欲... 事二姓密... 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

前湘... 州刺史王... 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

祭於... 齊王... 祭相結將帥黃回任侯伯

魯瑤王宜與言也 一丁伯興等並與蔡合兵

元年荆州刺史 少之舉兵齊王自詣蔡蔡

疾不見蔡宗人補 且郎來達以為不宜示異同

蔡曰彼若以主動 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

臺復無辭以拒一 如此不復得出去天時齊王入

屯朝堂乘從父弟 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

興為直閣黃回請 刑皆率軍出新亭蔡謀克日

矯太后令使韞伯 興率宿衛兵攻齊王於朝

回率軍來應乘候 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

宋書傳四十九

六

余

日乘恒擾不知所為 哺後便束裝去暗載婦

席卷就祭由此事由 先是齊王遣將薛淵

三人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祭實禦之也又

今腹心王都則為直 閤與伯興共搃禁兵三蘊

聞乘已奔歎曰今年 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

已得數百乃狼狽率 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

時已暗夜薛淵等據 門射之蘊謂祭已敗即便

散走齊王以報敬則 王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

興又遣軍主武僧靜 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

入時榮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門
門榮與秉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持
身暗往榮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榮僧靜其
新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散榮死時年五十八
任侯伯等其夜並乘輕荆自新亭赴石頭聞榮
歿乃馳還其後並誅秉事在宗室傳齊永明元
年詔曰昔魏於表紹恩給丘墳晉亮兩王榮覃
餘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與宥二代弘義
美談哀榮劉秉並與先朝同喪宗室沈攸之

宋書列傳四十九

七

京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

歲月彌往宜治優隆矣秉前年改葬堂北

材官可為經略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

在西可符荆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

事

史臣曰闢運初基非機言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

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關連之君子載一有世

及之主無之於時關須城變之用短資忠貞

之路長也故漢室關又與不屈魏

移夏侯義不比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寧
不亡矣素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
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
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違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
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致壘於聖朝盛代
同符美矣

列傳第四十九
宋書八十九

嘉靖十年刊
宋書傳四十九
八

同符美矣

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致壘於聖朝盛代
同符美矣

臣沈

約新撰

明四王

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
 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
 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煬與皇子法良同生
 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女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
 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煬具杜脩華生隨
 懿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

史書傳三十一

一

卷

始建三禧智井煬慧具此出繼法良未封第
 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政具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
 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粲在陽王休範反誅皇室
 寡弱友年五歲出為侍節督江州豫州之西
 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
 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
 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督為都督

六年徙都督南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

年立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二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隨州王翹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

六止成封南陽王食邑二千五百戶明元年為使持

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未拜從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

史符節如故未之鎮進拔吳明將軍二年以清陽

王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侍京師齊受禪降封

齊陰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封不反賜死

新興王高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

齊書卷五十一

六歲封新興王食邑二千五百戶齊受禪降封

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

年六歲封始建王食邑二千五百戶齊受禪降封

封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曰曰太宗負螟之患各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

能庇其本根矣服于幽州斯為幸矣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仁義者合君親之
 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善發因心情非外感然
 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清化薄禮讓道喪
 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
 以勢招榮非行立之翺翔之感棄舍生之
 露路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或直上遠矣

宋書列傳五十一

一

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途多闕若夫
 設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肇
 聞主臣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
 隱聞閭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象百不一焉
 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尔

龐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
 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竝逃亡穎號哭
 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
 頌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樂

蹟跡逆亂乎縱大將道福引兵出將斬之道福毋
則穎姑跌出救之故得免縱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
乃收穎付嶽督以兵刃執志彌時終無回改至于蜀
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以歷府參軍州別
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倕徵上表曰臣聞運
烈明矣則穀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上之操章昔
之元與皇綱范素謙縱乘輿肆虐已庸害殺前出益州
刺史毛璠璠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璠故亡

以璠素身貞自抗志不撓璠之舊君哀以故事

檀金赤九載不染偽朝縱塗炭凶猶重

槩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志誠奮發

色方壯維淨結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

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

同盾昔之肆罪楚王方之於穎蔑以加焉

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

三府爵猶懸於卿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為

於言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有

懷必聞故率愚懇舉其所知追懼不純妄伏

始復貞節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庶隕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九十二
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蔬茹晝夜不絕聲勤身
運力以營養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
類流涕常念夏創未嘗暫違太祖元嘉初卒
言可以言者皆聖人之少有志行為鄉曲所推重
元嘉三年年七十君喪過禮未嘗為鄰人所逼恩
及喪相率而哭哀感鄰近赴物信備得免
有得見者必有所感改其里為劉瑜里

卷之三

三

三世遺 贈元水部 顯親 縣令尉

郭世道會稽人父也生而失母父更娶

事父日 後母虐 世道年十四 父美父居長過

禮殆不勝 喪家 會無 備方 以養 禮 始生

一男夫美 共 二 身 無 養 力 猶 不 足 若 美 此

兒則所 養者 夫 心 苦 泣 養 之 母 亡 負 土 成 墳 親

戚或共 助 助 微 有 所 受 養 事 備 信 信 還 先 言 聖

除後哀 感 思 身 如 喪 者 以 為 治 遠 之 志 無

時出心 故 未 程 之 幅 二 厚 之 風 行 於 鄉

隣村小大皆有呼其長者嘗與人共於山陰

貨物誤得千錢當時不覺分釐乃悟請其償

求以此錢走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已幾

布數送還之錢主驚愕以半百與世道世道委

之而去元嘉四年遷大長巡行天下散騎常侍

袁愉表其忠孝曰太極嘉之數郡防表閭門鱗其

抗節一節居風里為志正馬太守子顯察其

學小學一節字長素父志正行全實現以

世道一節信以給使志正守志正世道

取一節

一節主人設食原平自以貧負父母下

味哈一節

不獨飽要須日暮林下空且野家於里中

買糴一節

口不啻百鹽一節

踊動一節

塘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

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

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窳窳之事儉而當

無術學田

無術學田 諸所買田無懈

諸奴分務

諸奴分務 不忍使無籍之原

平服勤奉

平服勤奉 夫備債養母有餘

以自贖本姓

以自贖本姓 巧既學構家尤善其事

歲求者盈門

歲求者盈門 平所定必自貧始既取賤價

以夫日助之其長既終自定兩間小屋以為祠

當其時第其家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又

服除後不復食其肉於母前示有所食

示曾三日自此定後三日一餐食高湯

三十一

平不受其司使及者前後數十番之乃

今歲捐家司使及者前後數十番之乃

乃并而受之及母以受濟彌甚僅乃免

有幾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

原平不欲使人慢其苦甚乃販質家嘗買此

田三畝之月耕京帝垂泣躬自耕墾身出市賣

為人問幾錢裝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

悉讓加六倍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

悉讓加六倍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

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濕遠宅為溝以通
於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共箭者原平偶
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
是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築上立小橋令足
踐行又采箭置籬外鄰曲悉無復取者太祖
嘗原平號哭致勸曰食麥料一秬如此吾人
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告曰
吾家見異先朝蒙哀養之賞不意竟遭此劫
慟耳又以種瓜為業世祖大勳七年

史書列傳五十一

原平

不復通船縣官劉曾秀怒三季老下清米有
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漑田之
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陸錢唐貨賣每行
來見人牽犂不過輒迅撤助之已自引船不假
勞力若自船三渡後人未及岸停住須待以此
為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關者
為吏所錄聞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
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訊原平解衣就罪
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

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脩氏敬太守王僧朗
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
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賦者自
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今况高柴窮老萊婦屯
暮者哉求與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
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考方巖山陰之百
年道終物表妻孔孝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
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
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每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五十一

七

韞子曉

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

行邪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

老邪耄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

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貴童言計及子孝

盛族出身不減祕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

山陰孔仲智長子為均望計原平次息為均孝仲

智會日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

別敕用人故二選竝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

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為太

博士會與宗薨事不行明年元徽元年卒於
原平少長文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數十
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竝有門行長子
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
里張適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得欲
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
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
女蘭七十並冬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不
管

弘治二十

卷五十一

八

劉子守

十餘年死並殯墓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

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

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
奏牒門曰義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蠲租稅
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
兄弟媿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
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達疾
得瘳親屬比自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辟土

無被錢書與庸貨夜則伐木燒塹此誠無有
倦遠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
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起助送終
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無眾
悉以施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
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進以
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

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

綜我

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曰

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令

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走去老子不

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斫

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問絕有一義從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

孝子不詳賊良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祕

書監立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行廉補左民

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

目前衣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
實寡備必能孝義爲俗拔萃者聞者便足以顯
應明教允將符旨烏起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
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
休聲外著可竝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晉惟金尚木
有喬發輝曾崖鍊幹重膏美哉茲上世載其髦
言翻幽林養者九阜其唐后明教漢宗蒲

三降鑑思樂懷人羣巨競薦善言惟新余亦

三十一

十

貢曰美與仁其仁善者在惟吳惟潘心積也

事著業業接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

循軍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九九

其人亦有言無言不彰二子微猷彌久彌芳拔

叢出類景行朝陽華道遠弘之則光咨爾庶

士無然急荒其江草奉誓慶祿是荷姜詩入貢

漢朝咨嗟曰助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

獎輝京華其五伊余巧駘竊服懼盜無能

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

所懷以贈二孝其六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戶
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
歷郡五官主簿永嘉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
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
濟者甚多進之爲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
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
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

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

嘉靖八年補刊

宋書卷五十二

十一

馬

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

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繇役孫恩

末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
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
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
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
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
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日

荷荷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
大霧霧務歇埽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
嗟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既竟水便
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
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
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

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付

宋書傳五十一

十二

劉晞

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

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

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

一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言州言之日

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

靡非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達

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

情義實具爲殊特蔑尔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

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不

物執憲文加以罪戮且瞻張封筒遠行他界
劫造鬻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白
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人協義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
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
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
但饑聲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糶索無所方
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
璩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

嘉靖十年九月一宋傳五十一

十三

能不傷心民糶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
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

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
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以陳
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蔽并是鐘分貧民温官之
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
指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議者以
耕比漢卜式詔垂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

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
官賑卹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元
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
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家墓葬送母
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
剖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
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

百一十卷

宋傳五十一

十四

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佳

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借

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

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

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

並殯葬并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

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

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

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下天與自與餘杭人也父及祖有勇幹徐亦
為餘杭令祖依隨之亦將死高祖聞其有勇力
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三縣令天與善射
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頰太祖以其舊將
子使教皇子射居自年以自衣領東掖防關隊
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
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軍後第一隊撫郵士
卒其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為廣威將軍領
仗兼帶營祿元凶弒事變倉卒舊將

宋書卷三十一 三十一

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

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欲何為天與

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恐是賊手射

賊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

其隊將張泓之末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

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轔豐變卒起

廣威將軍關中侯下天與提戈走難挺身奮節

斬殪凶黨而旋受危刃身元嘗時義侔古烈

與言追悼傷痛于心宜加賚贈以旌忠節可贈

將軍益州刺史。語曰：壯矣！車駕臨哭泓之。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真字伯宗，殿中將軍。太宗泰始初，領幢軍南賊於赭所，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枝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院，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院，天生乃取寶中苦竹，刻其端，使利，文橫布院內，更呼等類，共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也。

中文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元死節為世祖。

心稍至西陽，王子尚無軍，參軍加龍驤將軍，諱元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斷，攻道苦戰，移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為重撫，斷攻道。苦戰移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整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歎無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大明末，為西陽太守。太宗泰始初，與成琰同逆，邊城令宿。

護起義討斬之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武軍之坐事繫獄七年不
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計無
日在家餉饋摩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
充之武軍之請子倦怠而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
尚書沈信之嘉其操行以摩之事由此得釋昭先
舅夫妻並疫病死昭先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
以營殮葬并舅子二人乞幼贖護皆昭先長
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僕僅竭力致養昭先旨必必

宋孝傳三十一

十七

嘗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貞道板為其弟
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知
仕又因昭先元嘉初西陽太守黃陽五上同時為鄉邑
所美會執昭先上爭親至孝其孝德初揚州學
從事不就

余齊民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父
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一家入以父病郵之信不至
齊民謂人曰比者內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違
駭必有異故二信尋至便歸四二百餘里一日而

至門方詳父死雖以踊斷絕良久乃蘇明之父子
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極不見以曰相見何難於
是號叫殯所須更便絕州郡上言有司表曰牧
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太古今豈異齊民至
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熾至深心天徹跪評遺
旨一慟頓亡雖迹異以柴而禮均其趨方今聖
務殷被移革世華夏宜具乃風治學以禮治本惟孝
靈祥歸應其道先彭齊民越自琅嶠行晉
旌間表甚允出在茲以其里為表之表也

宋書卷五十二

二十八

賜其母款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

弟皆應充行坐遠路期不至法以制軍法人身付獄

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

身代產產又辭列門下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

法實是產身自應依法受刑免弟少孤產三

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慈有何

心與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產各置一處

棘已為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

則為不死又謂薩亦欣然曰死自甘何
凡兒薩有何恨棘妻許可寄語屬棘君當門戶
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
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伏依事
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所隸節行可斃特原罪州
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元妻
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甌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
以夏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以
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

宋書傳三十一

一九

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年
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
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
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信大守
郝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曾侍中祖友會孫
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
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
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

或曰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
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者
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
天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
軍將軍顧覲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
親故所知州中差有緹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
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
實年未滿苟曰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
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養何

以希祿覲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
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

為行參軍子平以逆滅理普皇人同奮故廢已

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吳郡

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

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布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

向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母至哭踊

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葺晝夜號絕辟踊不闕俄頃叫莫

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者避清涼日以
合米爲粥不進塩菜所居屋敗不蔽兩日兄子伯
與採伐茅竹欲爲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
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葺祭與宗爲會稽太
守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爲營家榭子平居喪毀
甚困瘁踰父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
檢取爲名行雖處閭閻至如接大賓與學義堅明
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如
貴之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五十一

二十一

熹子與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
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
事薄膏腴吉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致溝壑
之中非出衣簔之下以此而論聲教不亦大
夫之耻乎

列傳第五十一

宋書九十一

